

# 簪花围何以成文旅IP顶流

□戎章榕



## 在梦中路过故乡

(三首)

□叶发永

### 灶台前的母亲

母亲总是围着灶台转  
 扎着青色的围裙,守着瘦瘦的岁月  
 母亲早醒  
 用力咳出几截尘灰,天才放亮  
 炊烟轻摇,曙色朦胧  
 带出一片鸡鸣犬吠之声  
 锅碗瓢盆是一群等待喂养的孩子  
 一大早就叮当作响  
 照着碗里,揪心着锅里  
 上顿与下顿是每天都要解答的难题  
 母亲操心  
 母亲的身子不是空空落落  
 就是烟火弥漫  
 生活艰难,日子温馨  
 土灶干净,屋子暖和  
 土灶养大的孩子心中都藏着一间木屋  
 无论走了多远  
 都想着回家  
 回过头,我泪光盈盈  
 看见岁月深处  
 一直坐着一尊菩萨

### 书生父亲

一个前世的读书人  
 流落今生  
 成了农民  
 成了我的父亲  
 几本发黄的竖排古书  
 用红布包了又包  
 像隔世的魂  
 总是担心丢失  
 隔几天,就要拿出来相认一回  
 穷乡僻壤的岛上  
 四面汪洋

父亲是一叶孤舟  
 白天荷锄耕地,晚上就载着满天星光  
 回到前朝  
 指点江山,品说历史风云  
 这时,小屋安静,灯火可亲  
 一个农民的孩子足不出户  
 看见了大海,摸到了高山  
 后来,这个孩子成了书生  
 他把父亲的离去理解成  
 尘缘已了

### 在故乡,我留有一间空空的屋子

在万家灯火中,假装我就是其中的一盏  
 假装我还有故园一角  
 假装叶落了  
 还可以握住一片温情  
 一间空空的屋子,没有烟火的屋子  
 就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 
 张开口,在暗夜里喊  
 街道整洁,房屋新鲜  
 能敲开谁的门  
 能向谁举手致意  
 故乡,故乡,已认不清我的模样  
 青山依旧  
 但草木一年比一年茂盛  
 林木葱茏处,是不是也有瓦房几间  
 炊烟几缕  
 轻声叩问,会不会响起  
 乡音几声  
 没了爹娘,故乡就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 
 记忆涨潮  
 我就站在梦的边缘,看着自己  
 一次次路过故乡  
 一间空屋子是我蜕下来的躯壳  
 替我守在家乡  
 忍住了声响,但没忍住忧伤

## 老屋

□林生钟



根圈子的母猪哼哼拱着泥土,知了抱住桃  
 树嗓门沙哑,家燕进出屋檐扇动有声的翅  
 膀。我们捏着黄泥玩家家,甩起衣袖追鸡  
 鸭嬉戏,困了就趴在瓦砾里酣睡。日头被屋  
 脊挡住了片刻,醒来时,唯剩墙角的阴影。  
 灶间墙外的水沟架了木槽,泉水顺着  
 竹管从山后奔来,一路上汩汩注入弦歌。母  
 亲去进水槽里保鲜的茄子和角瓜,曾被无  
 知的弟弟捞去做玩具,他脚下打滑,不小  
 心磕破了额头。祖父在一个夜晚起来打水  
 解渴,黑暗中游过的蛇咬到了脚背,大  
 难不死却因此休息了好些时日。他用“烟  
 筒水”洗伤口,用青草泥敷患处,后来从桃  
 树边上的柚树折下尖刺,每天清晨刺穿脚  
 上鸡蛋大的水泡放出乌黑的毒液。  
 老屋老了,从屋子里飞出去的燕子再  
 也回不了头,只剩下我年老的父母和伯  
 母在坚守。都尽可能回去陪陪老人吧,我  
 告诉弟弟和妹妹,听父母家长里短,许多  
 被麻木的往事就会重获感知。老人们话多  
 了起来,脸上带着笑容,如铜皮水烟筒拭去  
 灰尘,熠熠生辉。

## 苦桃树

□王雪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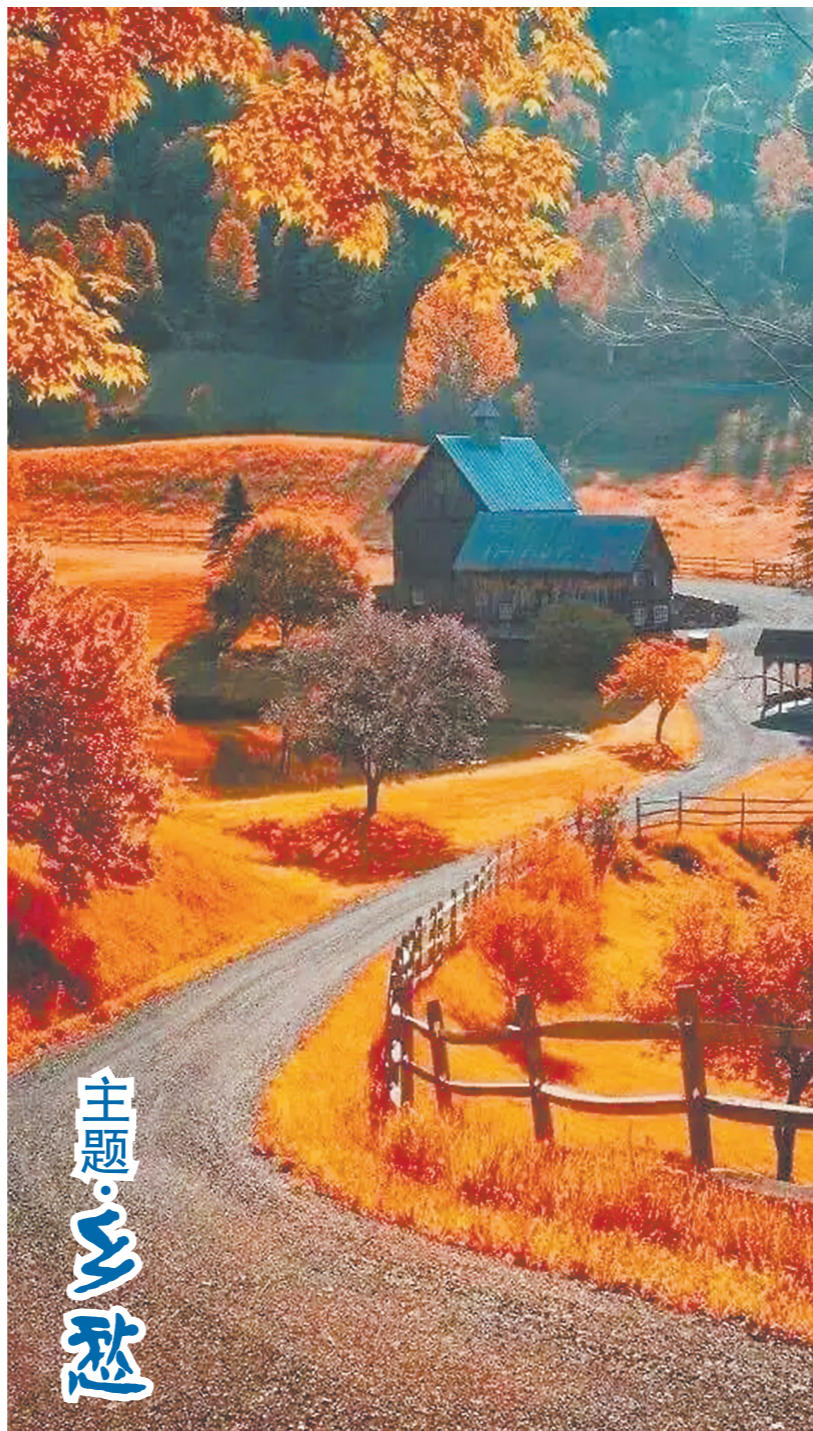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老屋土屋西北一隅有一  
 棵苦桃树,不知有多少年了。  
 苦桃树,又叫毛桃树,属于野桃树  
 的一种。每年,它循着立春的脚步而  
 来,虬枝盘曲间缀满花朵,若云若霞,  
 明媚娇俏,引来鸟啾莺啼,蜂忙蝶舞;  
 微风吹落了花瓣,片片芳菲在半空中  
 兜兜转转打着旋儿,地面便有了春的  
 色彩,梦幻可亲;末梢涌出一抹抹绿  
 意,让人心底欢欣蔓延……  
 世间欢喜事,一树桃花开。立春正  
 值元宵节庆,最合时宜的雅事,莫过于  
 寻折数枝桃花插在瓶中,看它在一方  
 供桌上摇曳生姿,清丽隽秀,仿佛把春  
 天带回家!那些元宵的热闹场景过眼  
 易忘,唯独那瓶里的桃花花枝,温润了  
 记忆,唤醒了流年。  
 一阵催花雨,数声惊蛰雷。惊蛰节  
 气,轰然而起的阵阵春雷,朵朵桃花辞  
 别枝头,零落成泥;不消多少时日,叶  
 片冒尖儿、发芽,进而舒展呈卵状披针  
 形,和风吹雨拂过,仿若欢欣明亮的协  
 奏曲在树梢间吹起,照见的都是春生

的乐章,一枚枚果实在枝头悄然孕育,  
 一树欣欣向荣的模样,一种美好向上、  
 蓬勃的力量喷涌而出。  
 历经春分、清明、谷雨三个节气,  
 立夏到来了。  
 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毛桃子,  
 个头小巧鼻尖,通体青绿,绒毛晶莹,  
 在零嘴儿极度匮乏的清苦年代,我们  
 兄姐妹无数回伫立树下,巴望着毛桃  
 子日夜疯长,梦里不知流了多少口水  
 呢。可是它的果实好久也长不大,长  
 不熟,好几回偷偷摘了几个塞进嘴里,  
 依然那么生硬、青涩,难以下咽,正应  
 了奶奶口中数落的苦桃树只能结出  
 “苦桃丁”。

苦桃树经受风雨洗礼后,枝头末  
 梢间仍会留下为数不多的毛桃子,它  
 们兀自生长,自得其乐,终于在立秋时  
 节长成了拳头大小,通体绿中泛红,咬  
 一口,果肉嘎嘣脆响,汁液浓郁香甜,  
 让人舔嘴咂舌,意犹未尽。  
 举家移至新居二十来年了,老屋  
 的苦桃树早已被人砍伐,不知所踪;庆  
 幸的是,我在院门外水沟沿畔的边杂  
 地间隙,邂逅了另一株苦桃树。

这是株野外的苦桃树,不知是谁  
 随意丢弃的一颗桃核,它在薄瘠的环  
 境中顽强地扎下根,一天一天努力成  
 长。它高达4米许,躯干歪歪扭扭、布  
 满灰褐色大小疙瘩,通身被绿色藤蔓  
 攀爬缠绕;地面覆盖着三叶草、牛筋  
 草、金鸡菊、黄苜蓿和紫云英,它们挤  
 挤挨挨地推搡着,闹哄哄开着黄、紫、  
 白等不同颜色的小花;在这一片灌木  
 杂丛中,苦桃树迎着料峭春寒,冒出一  
 杆杆枝条,欣欣然开出一簇簇粉红,  
 如云浮游在天边,卷舒自在,意态天  
 真,顾盼生姿间,泛着清润的香,馈赠  
 我一树笑意盈盈的春天。

苦桃树一年又一年踩着春天的节  
 拍,舒枝展叶、开花结果,长成了一道  
 独特的风景。  
 生命中因这两株苦桃树,才有企  
 望的美好,有心心念念的桃花可赏,有  
 嘎嘣脆响的果肉可食;纵然风吹雨打  
 过,它们也不会屈服,暗自生长,好似  
 一束静谧的光,美在风姿、美在筋骨,  
 美在尘俗之外。  
 又一年,苦桃树花开,春天已到来。



主题·乡愁

## 那里的时光流转

□黄子晴



这些窗户,会有蓝紫色的光影闪动,仿  
 佛是时光的变幻流转。  
 车子不能直达教堂,无论从哪个

改造后的烟台山交通便利很多,然  
 而,那抵达教堂的一级台阶却依然  
 如故。教堂门口有一棵树,记忆中每  
 逢圣诞节就会被装饰一新,彩带斜斜  
 地围了三圈而下,上面有各种好看  
 的小饰物。教堂还会不定期举办活动。  
 每到周末,琴声悠扬、歌声嘹亮,一直  
 飘到我家里。  
 教堂对面是一栋很大的老房子,  
 有拱形的门、木制的百叶窗,看起来  
 破破烂烂,却住了很多人家。我偶尔  
 探头,里面黑黢黢,也不敢走进。这次  
 去,房子已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起来。房  
 子粉刷一新,白的墙,蓝的窗,原有的  
 拱形门和百叶窗显出过去的样子。我  
 看门人的介绍,才知道原来这里是美  
 华书局旧址,始建于清咸丰九年  
 (1859年)。  
 小院的花花草草很多,有粉红色  
 的酢浆草,有绿色的狗尾草,还有黄色  
 的蒲公英。我最喜欢的是楼前的银杏  
 树,树形很美,枝繁叶茂,形似巨伞,一  
 直长到三楼那么高;虬枝向天边伸展,  
 又因为缀满了树叶而弯曲下坠,树叶  
 枝干参差披拂,如诗如画般的美。秋  
 天,银杏树褪去绿衣,身披“黄金甲”。  
 金黄的银杏叶在风中摇曳,一阵风吹  
 过,就如同天空中洒落的金色细雨,散  
 落一地“秋光”。这个时候,门房老陈会  
 把落叶绕着银杏树扫成一堆,满地黄  
 叶铺就一个金色地毯。  
 现在,我们住过的院子已经改成  
 一个酒店,再去,已是游客。庆幸,银杏  
 树仍然静静矗立在那里。站在银杏树  
 前,我不由得想起那时和院子里的小  
 伙伴们一起捡拾落叶、追逐蝴蝶的场  
 景,那些无忧无虑的笑声仿佛还在耳  
 畔回响。  
 方向,都要走长长的石阶才能抵达。  
 小时候常常埋怨台阶太多太陡,现在  
 却想,也许这正是修心持诚的深意。

趁着空闲,约上好友,我回到了心  
 心念念的烟台山。  
 从对湖路出发,顺着小坡往上走,  
 经过两个拐角,就到了乐群路,不时有  
 人三三两两路过,笑声一片。正如之前  
 听说的,这里熙熙攘攘,已成网红打卡  
 地。原来的水泥路,变成整齐的青石块  
 路;路两旁的墙上挂了很多关于烟台  
 山的老照片,慢慢看过去,既熟悉又陌  
 生,但很有韵味;十字路口大榕树下那  
 个小小的杂货店,也焕然一新……这  
 一切,让我欣喜,也感到淡淡的惆怅。  
 烟台山见证了我的童年。在我记  
 忆中,烟台山带着暖意,带着诗意。“仓  
 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园,一条路,一丛  
 花,一所房屋,一个车夫,都有诗意。尤  
 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,礼拜堂  
 里送出一声钟响,绿荫下走过几个张  
 着花纸伞的女郎。”这是叶圣陶1923  
 年在《客语》里写的话。那时他应邀来  
 福建协和大学任教,就住在靠着闽江  
 那头的观井路。我的烟台山,没有那  
 “张着花纸伞的女郎”,但那些老房子,  
 那淡淡的晚阳,那教堂的钟声,可是天  
 天陪着我呀。  
 那时我们住在天安里19号。这是  
 一个独立的小院落,只有两座楼,32  
 户人家。在乐群路往下的巷口挂着一  
 个指路牌,写着“师大附中天安里宿  
 舍”。天安里得名,来自院子紧挨着的  
 天安教堂。从我家往江边望,就能看到  
 古老的哥特式教堂。它有红砖砌筑的  
 外墙和石头装饰的墙脚,整个造型呈  
 十字形。我喜欢它的窗户,特别是屋檐  
 那边的哥特风格的高直尖券窗,造型  
 很别致。墙面的窗户则是方形的,上  
 面镶嵌着大大的玫瑰花,远看像是教  
 堂的眼睛。我常常看着阳光慢慢扫过